

父亲的 小故事

于冬梅◎编著



✦ 小故事中的生活智慧书系 ✦

SHORT STORIES OF LIFE SERIES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ORT STORIES OF LIFE SERIES



父亲 的 小故事

于冬梅◎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父亲的小故事 / 于冬梅 编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387-3572-7

I. ①父... II. ①于...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582号

出品人 陈琛
选题策划 朱凤媛
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野
装帧设计 孙 俪
排版制作 陈 萍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父亲的小故事

于冬梅 编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毫米 1 / 16 字数 / 252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6月第2次印刷 定价 / 29.8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父亲的歌

- 002 / 父亲的歌
- 005 / 爸爸与鸽子
- 006 / 怀念
- 008 / 感情的表达
- 009 / 爱的觉悟
- 010 / 短毛大猎狗
- 014 / 父亲的眼睛
- 017 / 父亲的餐桌
- 019 / 怕难为情的父亲
- 023 / 父亲
- 026 / 爸爸
- 029 / 鲜花中的爱
- 030 / 爸爸软化了
- 032 / 告别
- 035 / 我的父亲和犹太人
- 041 / 我的爸爸
- 042 / 父亲
- 045 / 父亲的形象
- 049 / 父亲与我
- 052 / 我和父亲的战争
- 057 / 有关洞察力的问题
- 059 / 拿破仑的帽子
- 062 / 凯赛娅
- 066 / “爸爸，谢谢你来捧场！”
- 067 / 昔为人子，今为人父
- 070 / 客厅里的花瓶
- 073 / 父亲的手

- 075 / 父亲的信
- 076 / 我的儿子是一个艺术家
- 078 / 父亲的盒子
- 080 / 最后的再见
- 082 / 最后的舞步
- 085 / 爸爸
- 086 / 他是我爸爸
- 088 / 世界上最酷的爸爸
- 090 / 沉重的背袋
- 091 / 我的父亲爱迪生
- 094 / 善意的谎言
- 098 / 体谅父母
- 099 / 父女情
- 101 / 空中骑兵
- 104 / 受贿缘由

真正的帮助

- 108 / 真正的帮助
- 109 / 该我付账了
- 110 / 普通人和好人
- 111 / 候补玛丽亚
- 113 / 父亲，林肯和我
- 116 / 悬崖上的杀手
- 118 / 善待每个人
- 119 / 千万别这样完结
- 122 / 把穷困当做成功的阶梯
- 124 / 一家三口
- 127 / 你是我的词典
- 130 / 我父风范

- 134 / 毕业、传承和其他课程
- 138 / 每年一信
- 140 / 我的父亲
- 143 / 好的开始
- 145 / 爱永远是伟大的
- 146 / 悬崖上的一课
- 149 / “吃了它，还是顶着它！”
- 152 / 战胜不幸
- 154 / 派蒂，向前跑
- 155 / 坚硬的荒原
- 157 / 双赢

心中的枷锁

- 160 / 心中的枷锁
- 161 / 跟爸爸跳舞
- 163 / 不是陌生人
- 165 / 美元中的爱
- 166 / 爸爸错了
- 168 / 你是我的阳光

爱的教导

- 172 / 爱的教导
- 175 / 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 177 / 爱你自己
- 178 / 商业秘密
- 180 / 尝试不可能的事
- 181 / 一个小女孩的梦想
- 184 / 买票看马戏

- | | |
|--------------------|-------------------|
| 185 / 父子情 | 215 / 父亲的教训 |
| 188 / 晚餐桌上的大学 | 216 / 父亲的音乐 |
| 191 / 效率专家爸爸 | 218 / 不要在冬天砍树 |
| 200 / 老师 | 219 / 爸爸会做 |
| 201 / 约翰逊·曼德拉给女儿的信 | 221 / 幼犊 |
| 202 / 我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 | 224 / 遗产 |
| 206 / 天堂回信 | 226 / 爱是所有回忆 |
| 209 / 梁上君子 | 227 / 圣诞老人的精神不穿红衣 |
| 210 / 楼梯上的扶手 | 229 / 第十排中间 |
| 213 / 夏之乐章 | 230 / 心底的承诺 |



父亲的歌

父亲的歌

每当我闭目静思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父亲教我聆听歌声的那个晚上。当时我大约五六岁。在那个时代，内布拉斯加就像一个巨大的灰潭。夏天的中午，赤日炎炎似火烧，烤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晚上，我躺在床上，突然，一道闪电划破了夜空，照亮了那条绿白相间的印花窗帘。雷声从遥远处隆隆而来，似乎显得越来越愤怒。我把阿尔塔阿姨的那条用碎布拼成的被面绕在颈上，双手紧紧地抱着枕头。软百叶帘咔咔作响，榆树枝条刮擦着屋檐，狂风呼啸着钻进窗子的缝隙，声如鬼哭狼嚎。忽然，又是一道强烈的闪电，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如白昼，紧接着就是一声惊雷，如同成千上万个炮弹在炸响。我真想逃到父母的卧室去，但我被吓呆了，只会放声大哭。

此刻，父亲来到了我的床沿，用手轻轻地摇着我。见我逐渐安定下来，便说：

“听！暴风雨里有歌声呢，你听得见吗？”

我不再抽泣，凝神谛听起来。又是一道闪电。又是一声炸雷。“听那鼓声。”父亲说，“少了鼓声，音乐该有多糟糕啊！没有节奏，没有深度，没有神韵。”鬼哭狼嚎般的风声又响了起来，我把父亲偎得更紧。“嘿！”他在我耳畔轻轻说道，“我们的乐队里又多了一只口琴。你听见了吗？”

我侧耳倾听。“不。”我轻声说道，“我觉得这像竖琴。”

父亲拍拍我的脸颊，微微一笑：“现在你已经会想象了！闭上眼睛，看看你能不能跨越声音之上并驾驭住它。它会把你带到令人惊讶的境界。”

我闭上眼睛，极为虔诚地聆听起来。我驾驭着竖琴的声音，一直驰骋到清晨。这一觉真是太神奇了。

父亲是个医生，24小时内随时去农家应诊。他不会乐器，甚至五音不全。但他热爱听过的音乐，时常在屋里扯着沙哑的嗓子高声歌唱。当我们嘲笑他时，他就会说：“嘿，一首歌如果不是大家来唱，还有什么好处可言呢？”有时，他坐在日光室里，用古老的维多勒琴弹着自己想象的乐曲，但弹了几分钟后就会陷入沉静。有一天，我问他，音乐停止后他在干什么？

“噢，”父亲把手放在胸口，说：“这正是真正的音乐开始的时候，我在聆听我自己的歌。”

当时，我并不完全理解。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开始教我怎样聆听自己的特殊的歌。有一次，我们在科罗拉达州的落基山脉，观看着奔腾的水流冲击巨岩的边缘。

“瀑布里有节奏。”他说，“你听得见吗？”

对我来说，瀑布的声音以前听来总是一样的，但现在当我闭上眼睛仔细倾听时，我发现自己确实在奔腾的流水中感受到了波涛汹涌的精妙节奏。

“音乐蕴涵在宇宙的万象中。”父亲说，“它在季节的变换间，在心脏的跳动中，在苦乐的循环里。不要忽略它，随它一起流动，让自己融进它的节奏里。”

此后的一天，我站在一艘海军军舰的甲板上，和担任舰医的父亲吻别。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觉得很可怕。一星期来，我一直专注地端详着父亲的脸庞和手势，为的是，一旦父亲回不来，我能够回忆起他。

终于到了离船的时候了。霎时间，孩子的惊恐攫住了我，我用双臂紧紧地抱着他，不让他离去。

“听！”他和蔼地说，“你能听见波浪中的音乐吗？”

我屏息而听，果然，涛声中出现了跳动的节奏，顿时，我感到身上出现了一股坚强而可靠的力量。我松开了紧抱着父亲的双臂，毅然地跨过了跳板。

父亲顺利归来了。不久后的一天，我听到了自己生活中的音乐。那时，我在公立学校当听说治疗师。我很乐意帮助生活不便的孩子，有一个名叫莎莉·安的孩子的遭遇实在使我心疼。

莎莉·安是一个长着一头长长卷发的漂亮小姑娘，虽然她双耳没有完全失聪，但她的小学一年级却是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聋哑学校上的。现在，既然本地学校有了听说治疗师，她的父母就把她领了回来。对她来说，回家是多么激动啊！然而，几星期过去了，莎莉·安显然不能适应。她老是感到灰心。一段时间后，她失望了，不愿再努力听讲。她的父母开始考虑送她回奥马哈。

我很清楚，应该让莎莉·安把注意力集中到听讲上。我开始尝试用音乐帮助她，让她懂得听讲能给她带来欢乐。这种尝试果然收到了效果。

莎莉·安又回到了教室，虽然有时还会陷入灰心。有一天，我们俩正在听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我突然想起了父亲在日光室里的那段情景。

“莎莉·安，”我说，“我们来试试新方法。我把录音机关掉，但希望你继续认真听。”她显得困惑不解。“我希望你不仅用耳朵听，而且要用心听。一旦你发现了自己心中的音乐，无论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听到它！”

每天，我们都要花上一段时间听音乐录音，然后关掉录音机，两人都把手放在胸口，聆听自己心中的歌。这很快成了她十分喜爱的奇境。每当我领她穿过大厅，或在操场上看到她时，她就会把手放在胸口，脸上焕发出异样的神采——我知道，她正在聆听发自内心的歌。后来，莎莉·安的老师不解地问我：“你究竟对她做了些什么工作？现在当我讲课时，她不再光看书桌，而是认真地看着我，而且能听懂指导了。你注意到了吗？她走路不再步履蹒跚，而是蹦蹦跳跳了！”

父亲教我的歌还帮助我度过了为人妻、为人母的困难时期。有一年12月的一个冰雪夜，我心急火燎地奔向医院的候诊室，我那17岁的儿子保罗此刻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一场车祸夺去了他的女友的生命，也使他陷入了昏迷。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我的心情也越来越恐惧。我真想冲进夜幕里大哭一场。突然我想起了多年前的那一情景：狂风尖叫着透过卧室的窗子，声如鬼哭狼嚎，那时，父亲第一次教了我怎样倾听歌声。这美好的回忆使我再次镇定下来，凝神谛听。

起先，我只能听到候诊室的火炉发出的嗡嗡声，随后，这声音里出现了大提琴低沉的音调，在它后面又出现了微弱的短笛声。我坐下来，闭上眼睛，聆听这“火炉大提琴”奏出的声音，驾驭着它一直驰骋到清晨。保罗终于幸存下来了，我的歌声也随他一起幸存下来了。

一天晚上，仅仅由于一个电话，我的音乐陡然沉寂了。一听到哥哥的声音，我立刻知道父亲去世了。突发的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我倒在床上，闭上了眼睛。没有眼泪，眼前只是一片漆黑。我木然地躺了很久，一动也不动，只希望一觉醒来后发现自己做了一场噩梦。然而父亲确实去了。我们站在他的坟前，为葬礼而搭的遮篷在2月的寒风中哗哗作响，我的感觉几乎麻木了。一连几个星期，我总是沉默地踱步。

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个人静坐在起居室里。冬天的寒风灌进烟囱，那肃穆的声音似乎是我的哀思的回响。突然，内心响起了一声呼唤：听！我忘掉了自我，很快安定下来。壁炉的燃烧声既不像口琴声，也不像竖琴声。不，那是一支音色丰富、珠圆玉润的长笛声。

立即，我感到自己露出了笑容。我意识到，此刻，在九泉之下，一个苍老的，五音不全的灵魂也在倾听这天国的交响乐，如果地下有灵，他将终身倾听这音乐的回响。

我听着这笛子声，闭上眼睛，驾驭着它，一直驰骋到清晨。

我又回到了生活之中。

(美国) 玛丽琳·摩根·海丽勃格



爸爸与鸽子

在我10岁的时候，父母离婚了。那是一段很不快乐的婚姻，所以分开无疑是个解脱。我和两个弟弟跟着妈妈，从那时起，我们就很少再见到父亲。

虽然我不太记得10岁前和父亲相处的时光，但是有一件事始终留在我的记忆中，我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养鸽子的那段日子，爸爸甚至还让我独自拥有一只，我给它取名为“小红”。

记得那时候每逢周末，我们都会带着鸽笼开车到离家遥远的地方，然后爸爸把车停在路边，我们便将笼内的鸽子一一放出，在它们的脚上绑上记号，再由爸爸把它们往空中抛去，任凭它们飞走。我们会看着它们在我们头顶的天空上绕圈子，在它们飞走之后，我们才回到车上，并在回家的路上的商店买苏打汽水。

等到下午的时候，我和爸爸会坐在房子后面的阶梯上，喝之前买来的汽水并望着地平面，等待每一只鸽子成功地飞回家。我一直都搞不懂鸽子是如何能够平安回到家，但我和爸爸对它们的天生本能都感到不可思议和兴奋不已。

爸爸离开后的30年间，我很少和他联系，有时候一整年最多只和他见两到三次面，甚至只有一次。让我们觉得疏离的原因，不是距离的关系，而是情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不知如何表达对彼此的爱，他离家后，我发现再也难以和他亲近。

有一回我收到一张他寄来的问候卡片，他在信上说，他多么希望我们能像其他家庭一样，一同住在小城镇，并在黄昏时坐在门前阶梯上一起喝着柠檬水，一同分享生命的点点滴滴。爸爸在信的最后署名“爱你的爸爸”。看完他的来信后，我心中感到一阵心酸，忍不住哭了。

不久以前，我接到他的来电。他告诉我他已经病了好几个月，听完后我寄了张卡

片给他，希望他“快点好起来”。但是没多久，他又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的病不可能好了，因为医生诊断发现他患了肺癌，而且只剩下三到四个月的时间可以活。听到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那一晚我难过得哭了好几个小时，因为我们已经失去太多相处的时光，而且再也不可能重新来过。

爸爸在他打那个电话后的两个月便过世了，幸好我们还有机会说再见，我将永远心存感激。

直到现在，我也很感谢上天并没有让他承受太多的病痛，让他很快就解脱了。

在爸爸的葬礼上，我接到一件特别的礼物。当我坐在教堂里聆听爸爸生前所选的圣歌时，突然有一样东西飞进来——竟然是鸽子。我知道那是我父亲的化身，他想借由鸽子告诉我他已经安全回到家了。



怀念

伏伊的儿子勒克小时候，总喜欢坐在他膝上看电视。3岁的孩子已能够清楚地判断真实与虚幻的人和事。他知道车祸、火灾、宇航员是属于现实生活中的，而蝙蝠侠、蛙人、星球大战则属于虚幻世界。唯独恐龙，他似乎永远分不清它到底属于哪个时空。

他无法理解这个曾经在地球上生存而今却灭绝得不见踪影的庞然大物。伏伊越是对他解释，就越是平添他的困惑与愤怒，按他的逻辑：凡是现在看不到的东西就意味着它从未存在过。

一天，电视中正在播放缅怀美国前总统林肯生平的纪录片。当冷峻的总统驾驶马车的画面出现在屏幕上时，勒克仰脸问伏伊：“那人是谁？”

“亚伯拉罕·林肯，以前的美国总统。”

“现在他在哪儿？”

“他死了。”

“他没死！他不是还在驾车吗？”

儿子目不转睛地直视着伏伊的眼睛，好像要看出伏伊是否在戏弄他。

“他真的死了？他的一切都死了吗？”

“是的。”

“他的脚死了吗？”

他一脸严肃的表情，使伏伊忍俊不禁大笑起来。

“林肯事件”后，勒克把生死问题视为头等大事，他的小脑袋似乎深深地陷入对这一古老而又永恒问题的思考之中。从此以后，每当他们到林中散步时，都会格外留意林中死去的小动物。

伏伊趁机向他解释世间生死之道。对一个3岁大的孩子讲这种问题，伏伊从心眼里感到有些过分，可勒克却听得津津有味。

“通常人们认为：人的身体死后，还有另一部分仍然活着，那就是灵魂。虽然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总有人认为那是真的，这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怀念’。”

时光飞逝，一年半后，勒克的曾祖母去世了。按照生活习俗，要在家中对其亲人的遗体作殡葬准备，他们还要给老人守灵。

一时间，老人的房间里来了许多宾客，他们纷纷前来缅怀老人家生前的快乐、幽默与和善。

伏伊牵着勒克的手，走到祖母遗体前瞻仰。然后勒克把伏伊拽到一旁，一脸庄重地盯着他，轻声说：“爸爸，那人不是老奶奶。老奶奶根本不在那里面！”

“那她在哪儿呢？”伏伊问。

“正在别的地方与人说话呢！”

“为什么你要这样认为呢？”

“不是认为，是我知道。”

霎时，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互相凝视着，一动不动。

终于，勒克开口了：“这就是怀念吗？”

“是的，勒克，这就是怀念。”

伏伊怀着近乎敬畏的心情欣喜地望着儿子，他相信儿子刚刚弄明白一个人类最为深奥的道理。

感情的表达

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很“规矩”的家庭，每一个人从不轻易表露自己的感情。我们之间难得互相拥抱，也不大互相亲吻。握手也具有男子气概，像父亲教给我们的那样：坚定、豪爽，双眼无所畏惧地专注对方。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父亲的头发渐渐地变得花白。我目睹到父亲变多了，全然不像以前那么刻板。他会在人前流泪并不觉得难为情；他会大大方方地握住母亲的手并当着儿孙们的面亲吻她……有一次，父亲对我说，年纪越大就越觉得以往他是混淆了人的自然感情的流露与不得体的举止这两个不同的概念。一个人的生命如此短暂，应该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感情在活着的时候告诉人们。

父亲变得十分容易亲近了，我感到我对他的爱也在与日俱增。我非常渴望能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方法表达出来。可是，当我每一次与他“再见”告别后，总要为自己没能俯首向他吻别而后悔得直拍巴掌。就连“我爱你”这句话也羞于启齿，想说，却缺乏勇气。

于是，我觉得不能再长期这样下去了，我都快被这种所谓的“男子气概”压抑得喘不过气来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迈着欢快的步子走进离家35英里远的父母亲家中。走进父亲的书房，发现他坐在轮椅里，正在壁台上专心工作。

“我来这儿只是为了一个目的，”我说，“我想说给你一些事，然后我想做一些事。”

突然，我觉得自己真像一个傻瓜。我46岁了，他86岁了。但是，既然已经踏出了第一步，那么绝不后悔。

“我爱你。”我说，激动得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来。

“你来这儿难道就是为了对我说这句话吗？”他彬彬有礼地问道，然后放下笔，双手插进了口袋，“你不必跑那么远的路来对我说这句话。但我听了感到非常高兴。”

“我想对你说这句话已有好多年了。”我说，“我发觉我很容易把这句话写在纸上，却十分难将它说出口。”

他似有所悟地点着头。

“还有一件事。”他说。

他并没有抬起头来，双眼依然专注着前方，慢慢地点着头。我俯首吻了他，首先在他的面颊上，接着在他光洁的前额上。

他伸出了他那双强健的手，握紧我的胳膊，把我拉向他。然后，他双臂抱住了我的脖子。最后，他松开了我。我感到尴尬。他嘴唇神经质地颤抖着，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涌动。

“我父亲死在印第安纳州，那时我还年轻。”他说，“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家去学院做老师，然后又去法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我定居佛罗里达州。除了偶尔去看望妈妈以外，几乎不回家乡。”

“妈妈年纪大了，我去看她，并请她到佛罗里达去和我们住在一起。”他顿住了，笑了笑，一个破碎的笑。“她说：‘不，我住在这儿很好。但我很高兴你来请我去和你们住在一起。即使我不会那样做，但我希望你还是能经常这样地来请我，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他抬起头来，望着我说：“我知道你十分爱我，我希望你能经常这样对我说，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那个星期六的下午，激情如同潮水般在我心中汹涌。我忘不了这一天。当我驱车回家时，我仿佛觉得我的灵魂在升腾、升腾，直到达永恒的苍穹，在那儿自由地飞翔。



爱的觉悟

近来，格瓦在教12岁的女儿学用蝇饵垂钓。这通常有趣又安全，不过也有麻烦的时候，比如对付涨潮和急流，格瓦教女儿时一点也不敢掉以轻心。

早春时节，格瓦最中意的那片水塘便开始有蜉蝣出现。这种小昆虫身体略呈紫红，正如树木开始长出嫩叶前那种特有的赭色。为把这种颜色掺入人造蝇饵，格瓦在用来充作蝇体的仿狐皮中加进一点紫毛。不久，格瓦又拿些澳大利亚袋貂皮，取一块放在锅里染色。

染的时候，格瓦站在锅的一边，女儿站在另一边。她突然问：“爱的滋味是怎样的？”口气坦诚率真，宛若在问他水里什么时候会有白色的蜉蝣。

他俩透过锅里腾起的紫色雾气相互对视着。“有各种各样的爱。”他回答。

“比如说？”

“嗯，你可能会热恋。”格瓦说。女儿望着格瓦，似乎在体味这话的意思。

“另外，”格瓦接着说，“还有别的爱。你可以爱朋友。你会同某人结婚，白头50年，到那时候，你的感情与求爱之初大不一样，它会变得更强烈。爱的种类多着呢！”

“哪种最好？”

格瓦看看锅里，沸滚中微微起伏的紫色表面结了一层蛛网似的泡沫。格瓦用长叉把毛皮从锅底捞起。染液流下，滴回锅里，这声音似乎代表了他对往事的回忆和女儿对未来期望的绝妙结合。

“我喜欢那种历久不渝的爱。”格瓦说，“不过，你喜欢哪种该由你自己决定。”

“我们春天去钓鱼，是吗？”

“当然，”格瓦说，“去的，一定去，宝贝儿。”

一场关于爱的讨论就这样微妙地同捕捞鳟鱼混为一体，给格瓦留下许多问号。格瓦告诉了女儿蜉蝣和五彩虹鳟的习性，但格瓦真正想要向她传达的是什么呢？

一次，当格瓦想起常去垂钓的那个狭长池塘时，答案豁然出现了。池塘边有棵苹果树，到蜉蝣开始出没的季节，树上的花朵倒映在水面上。鱼儿浮上来找食，使池水泛起阵阵涟漪，有时则跃出水面溅起水花。格瓦于是投下蝇饵，在那些有鱼浮上的地点垂钓。

在这个特别心爱的地方，格瓦度过了许多个愉快的下午。格瓦仿佛是存在于时光之外，但同时又会产生某种回忆，以及一些穿透人内心的亲切感。说格瓦此刻心境悠然自得，倒不如说他身心舒畅，生气蓬勃，满怀兴奋。他虽是孑然一人，却绝不孤独。



短毛大猎狗

我父亲朝我嚷着：“当心！你差一点就撞到那辆汽车上去了。你就不能做事稳当

点儿？”

他说的这些话使我感到比挨打还要难受。我冲着邻座上的那个老人转过头去，心里真想顶撞他一下。我把视线移开时，感到嗓子眼儿里突然堵得慌。我无意与他再作争吵。

“我看见那辆汽车了，爸。我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冲着我大喊大叫。”我字斟句酌地说，声音比我实际上感觉到的要平和得多。我爸瞪眼看着我，然后别转脸去靠回到椅子上。

回家之后，我让爸坐在电视机前，自己则走出屋外整理一下思绪。空中阴云密布，预示要下一场雨。远处雷声隆隆，好像在回应着我内心的骚动。我拿他怎么办呢？

我爸原先是个伐木工人，在华盛顿和俄勒冈工作。他喜欢在户外干活，醉心于用自己的体力来与大自然较量。他曾经多次参加十分累人的伐木比赛，而且常常得到名次。他房子里的架子上摆满了奖品，说明他有着超人的伐木技术。

多少年月就这样无情地过去了。他第一次举不起一根沉重的木头时还对此开玩笑；但就在那天晚些时候，我看见他一个人还在外面使劲地举它。当有人和他开玩笑说他已经老了，或是当他已经干不动他前几年干的活时，他就很恼怒。

在他67岁生日过后4天，他心脏病发作。一辆救护车急忙送他到医院去，同时由空降医护人员给他实施心肺复苏，使他血液和氧气保持流通。在医院，他很快被送到手术室。他很幸运，被抢救过来了。

但是在我爸身上有些东西死去了。他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他顽固地拒绝遵照医生的吩咐，亲友的建议和帮助都被他丢到一边，还要加以讽刺和辱骂。来访者越来越少，最后竟没有人来了，就剩下他独自一个人。

我丈夫狄克和我要我爸来我们的小农场一起住。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乡村的氛围能帮助他得到调节。他搬来不到一个礼拜，我就为邀请他来而感到后悔。一切似乎都不令人满意。他对我所做的一切都要加以批评，我感到沮丧，心情不好。不久之后，我就将积存的怨气向狄克发泄。我们开始吵架和争执。狄克为此担忧，于是去找牧师向他说明情况，牧师安排每个星期为我们调解一次。

一天，我拿着电话本坐下来，按照顺序依次地给列在黄页上的各个精神病门诊所打电话。对于每一个怀着同情心来接听电话的人我都说明了我的困扰，但徒劳无功。正当我要放弃希望时，有一个声音突然说：“我刚刚读到一篇文章，也许会让你